



草木子卷之三

克謹篇

禹貢曰攻山取銅鐵鑿地數百丈銷陰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水旱之災未有不由此也

智襄子為美室士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

智氏亡

此造室大大之占也必凶

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地有地震是陽失其所而鎮於陰也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

商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其國不過十年數之紀也

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掩

師曠云歲欲豐甘草先生薺也歲欲苦苦草先生

歲欲惡惡草先生水藻也歲欲旱旱草先生疾梨也

歲欲雨雨草先生藉也歲欲病病草先生艾也歲欲

流流草先生蓬也

秦符堅出師武庫刀鎗自鳴遼主天祚親征阿骨打刀鎗皆放光宋童貫出師約夾攻大遼無故忽失二認

旗其后兵皆敗衄

至正未亂之先江浙大雨忽有二魚落省其一上蓋鱗

介失所之象也卒為兵禍在昔晉時亦有是異

元劉太保迂元京北城取居庸關水入城真稍潤其土

然亦不及百年禍變亦作豈地數有限而致然耶易

曰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天道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

矣一治一亂人事也管輅曰土地悠長尚有興衰之

運地理也由今監古氣化盛衰人事得失未嘗不相

因豈徒然哉

至正初楊子江一夕忽竭舟楫皆閣於塗中露有錢貨
無數蓋是累年覆舟之遺物也人爭取之潮至輒走
潮退復然亦有走不及而滄死者如是累日江復安
流識者曰此江嘯也其後果先失江南

昔元戊寅年間荊州分域有鬼夜叫云苦也苦幾時泥
到襄陽府居人皆聞之而不見其形及早視之凡樹
木不論大小皆用泥和狗猪毛離根一二尺泥之至
樹分枝處則止後又改叫云苦也苦幾時泥到成都
府蓋古今未聞之異也

元至正丙戌冬日色如血

昔至正陸年當天下正井平司天監奏天狗星墜地血
食人間五千日始於楚遍及齊趙血食人間五千日
終於吳其光不及兩廣其后天下之亂事事皆應
丁亥春正既望月夜出無光是時庚申君天久不郊宗
廟久不祀蓋已怠荒矣

至正戊子永嘉大風海舟吹上平陸高坡上三千里死
者千數世人謂之海笑其后海寇方國珍據海為盜攻
剽瀕海數州朝廷終莫能制

至正九年間河內民家養蚕及熟而上箔共結成一幅
宛如旗狀又一家蚕數千萬共結成一繭大如數石
甕蓋亦保虫之孽為兵之兆也

鄜州路宜君縣孟皇村呼景賢母舅石氏養蚕三十箔
其蚕忽變萬蚕合併為千千化為百百化為十十化
為一巨蚕大如瓜瓠及老而簇吐條計重壹拾伍斤
當時以為瑞及元末小總兵王保保與慶陽李思齊
治兵相攻屠剪其村石氏遂滅蓋保虫之兆也
又呼家其母養蚕將老蚕忽唧唧有聲次年母卒

又張思齊出師貳百人為一屯野宿刀鎗各作一攢插
地夜半鎗忽自然火甚熾須臾煨燼惟金刃存其後
兵果散敗是不戢自焚之應也

至正己丑冬拾壹月天裂天漢之旁其後卒因河決聚
役徒而叛

庚寅年冬溫霹靂暴雨時行衢饒處等州雨黑黍大如
小麦色黑咬破視其內白如粉草木皆萌芽吐花
雪中雷電自至正至庚寅已後屢屢見之蓋陰陽差舛
之氣異乎常也辛亥春其變輕癸丑春正月拾壹日

雷而大雪者凡三四日又其甚也

至正十一年春正月二十日夜京師清寧殿火焚宝玩萬計由宦官熏鼠故也未幾天下大亂淮東賊毛會逼都城而退

又京師齊化門東街達達一婦人生鬘鬚長一尺餘

辛卯冬至雷電大雪同至天下遂兵亂人民死者大半又辛卯年岳州府門忽自倒柱脚向天次年城陷於倪

寇

壬辰夏肆月朔日食既

至正壬辰間貶丞相脫脫詔書端明殿忽傾云如倒狀天兆其戒卒不之悞悲夫元朝之亡蓋決於此

壬辰間江淮蘆荻多爲旗鏹人馬之狀節間折開有紅暈成天下太平四字

雨粉針湖廣民家門戶柱壁之間有粉痕如針樣無數不知何物從何而生

至正壬辰癸巳間浙江潮不波其時彭和尚以妖術爲亂陷饒信杭徽等州未幾尅復又爲張九四所據浙西不復再爲元有昔宋末海潮不波而宋亡元末海

潮不波而元亡亦天數之一終也蓋杭州是閘潮不
關是其變

至正癸巳春三月月食大白是時江淮群寇起張九四
據高郵寒山童男據臨濠徐貞一倪蠻子陳交諒亂
漢沔丞相脫脫統大師四十萬出征聲勢赫然始攻
高郵城未下庚申君入丞相亞麻之詭謂天下怨脫
脫貶之可不煩兵而定遂詔散其兵而竄之師遂大
潰而爲盜有天下之事遂不可復爲矣後亞麻慮脫
脫再入相矯詔醜殺之後一年東南州郡多陷其言

不驗始杖而貶死

癸巳秋大旱溪澗皆渴

甲午春大風拔木

甲午年春大雨凡八十餘日兩浙大饑是夏赤星見岳
州父老言甲午年大雨群龍皆穴地變化而出者無
數識者知其爲天發殺機也

甲午乙未間河北山東多隕石大如屋陷深入地丈
餘洛陽有大星隕地衮行數拾丈草木皆焦北抵山
石其土石皆融液而流頃臾復望西飛去此又其特

異者也

至正甲午乙未年龍泉縣人家有一雞二形一邊毛羽純雄一邊毛羽純雌既能雄鳴又解雌伏蓋氣之乖亂羽虫之孽也次年青田山賊陷縣治

至正乙未年三月三日黃霧四塞日暗無光是年六月二十日賊陷縣大掠

乙未年中江淮間群鼠擁集如山尾尾相銜度江過江東來湖廣群鼠數十萬度洞庭湖望四川而去夜行晝伏路皆成蹊不依人行正道皆遵道側其羸弱者

走不及多道斃

至正乙未冬湖廣雨黑雪是時倪文俊陷湖廣威順王妃主子女皆爲所擄其後諸子皆爲所殺

陝西省某縣至正十五年間一夜大風雨有一大山西飛者十五里山之舊基積爲深潭

丁酉夏六月溫州沒千餘家

戊戌冬十月有兩日相擊黑光摩盪

至正戊戌冬十二月朔雨雪中東方有赤虹貫於中天處州青田山中竹生米可食

至正十九年元京子規啼昔邵康節在洛陽天津橋聞之已知宋室將亂况元京在洛陽尤遠非南方之鳥所至地氣自南而北又符康節天下將亂之語豈非天數也

巳亥秋九月晦日天甫明西南方天裂紅光燭地移時始復冬十月白虹貫日

巳亥冬盛寒之月蜂蝶競出多入人家香爐上立後多凍死按此物當春暖花香則出苦寒出非其時此變也變不虛生宜有其証后龍鳳年間多選良家子弟

為湖務間官少年多以事被戮是其應也

庚子間太原雨雹大如數斗器牛馬多死是時天下大亂丞相孛羅稱兵犯關欲廢高麗氏太子而立雍吉刺所生幼子高麗后奔滄州太子奔太原王保保舉兵誅孛羅太子復位雍吉刺皇后以憂死幼子雪山其母家取歸直北海都田地

至正二十二年間黃河自河東清者千餘里河魚歷歷大小可數庚申帝聞之慘然不樂者數日群臣奏曰河清王者之瑞胡為不樂邪上曰傳云黃河清聖人

生當有代朕者群臣復曰皇太子生子是陛下聖孫
即其應也上笑而釋

丙午夏江平路當午天大雷雨有一富家正廳安置匡
床胡椅圓爐臺卓廳旁一室封鎖如故雷震壁破一
孔如盞大其牀椅爐卓皆從此孔入堆疊滿室人皆
不解其異次年張九四陷城據有東南五州之地享
其富實十餘年蓋小能容巨賤能居貴之象也

至正丁未太原地大震凡四十餘日後又太震裂裂居民
屋宇皆倒壞火從裂地中出燒死者數萬人次年大

原陷

至正戊申九月庚申帝棄元京遁居應昌府先三日

國朝常國公遇春等統兵至柳林去元京甚近庚申帝
召文武百官軍民議戰守之計遲明會議端明殿及
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帝見歎且泣曰宮禁嚴密
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朕不可
復作徽欽啣璧求活為天下笑即命北狩未三日元
京遂沒

已酉冬拾貳月朔天裂西南

又元京未陷數日前有一餓鴟鳴端明殿上作戒胡之聲帝命善射者射之終莫能中

庚戌年岳州府群蟻同穴無故自闖而死處處皆積成小堆其後獨出州將臣張斌軍師大敗於潞州死

庚申帝復位之后月几食既者三其后卒於其身失國豈夷狄中國之陰也不於日示咎而於月歟

庚申帝幼年遠取南服舟汎清江忽有二老猴登舟獻菓而拜及去使人尾之至山洞中群猴凡四五百生命近寺僧每日設飯飼之及癸酉還都登極群猴復

相率拜送餘猴數百皆去忽其中大猴卒死者三十六放當時皆惘然莫知所以蓋申肖猴迎拜見祥也送死示孽也庚申帝既貶而得國在位凡三十六年而亡國蓋天示之象也在昔唐明皇酉生肖雞明皇好鬪雞兵爭象也其后卒有祿山之亂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里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矣

大抵北人性簡直類能傾心以聽於人故世祖既得天

下卒賴姚樞牧菴先生許衡魯齋先生諸賢啓沃之
力及施治於天下深仁累澤浹於元元惜乎王以道
文統行吏道以雜之以文案牽制雖足以防北人恣
肆之姦而真儒之効遂有所窒而不暢矣

元京軍國之資久倚海運及失蘇州江浙運不通失湖
廣江西運不通元京饑窮人相食遂不能師矣兼之
中原連年旱蝗野無遺育人無食脯蝗爲糧

南陽府廩訪僉事保保巡按至彼忽初更聞雞啼曰此
荒雞也不久此地當爲立墟天下其將亂乎遂棄官

而隱後南陽果陷蓋初更啼即爲荒雞祖述聞雞聲
蹴劉琨起曰此非惡聲也遂起而舞即此事也

嘉興府海鹽縣故富家趙君舉及衰替別營一小室以
居落成之日宰猪爲享禮猪小腸皆修治忽迸地如
虵蜿蜒而走將及一里許而止間一年所營小室亦
賣蓋家國將亡而妖孽見蓋其理也

處州府遂昌縣晝忽有大聲如鍾自天而下無形蓋鼓
妖也次年縣中官民俱災

遂昌縣徐孟芳母舅見沙洲一石自行自走異之遂拾

以歸後碎之寶石也他無所有恐至陰生陽之兆也
元京未陷先一年當午有紅雲一朵宛然如一西番塔
雖刻畫莫能及凝然至晚方散后帝師以國事不振
奔還其國其教遂廢蓋其物象見祥也

飾武備以脩文德兩盡其道古之教也元朝自平南宋
之後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將家之子累世承襲驕奢
淫佚自奉而已至於武事畧不之講但以飛觴為飛
袍酒令為軍令肉陣為軍陣謳歌為凱歌兵政於是
不脩也久矣及乎天下之變孰能為國瓜牙哉此元

之所以卒於不振也

元初有王華蔡五九等之亂旋致戡定

庚申帝初年秦王伯顏為政變亂舊章江西有朱光卿
在后有李致甫羅天倫之變國力猶全尋皆殄滅至
正戊子間海寇方國珍始為亂先是蔡亂頭剽劫海
南始懸格命捕之方為台文楊氏人慕賞功官爵募
衆至數千人時台州總管焦鼎等納蔡之賂薄其罪
而不加誅玩忽歲月方遂入海為寇官兵皆不戰而
敗朝廷恐為海運之梗招安之即啗之以海運千戶

及既定瀕海之民不憤之與萬戶蕭載之謀襲殺之不果又叛朝廷命參政孛羅元帥董搏霄率兵加討兵未交皆先潰郝萬戶為所獲方拘置舟中使求招安郝故出高麗后位下請托得行遂特旨釋之進爵已拜參矣嗚呼邊方貪官既失之於始中宮寵后又失之於終當賞而不賞當刑而不刑刑賞之柄既失紀綱於是乎大壞而中原之寇起矣

方國珍台之寧海人其居有山在中曰楊氏嘗有童謡云楊氏青出賊精其初亦欲向功為國宣力後失骨遂出忿言曰蔡能為盜我豈不能耶遂叛生平力能走及奔馬與弟國彰國英姪亞初同為亂朝廷屢招國珍為司徒弟姪皆平章院判矣

天下治平之時臺省要官皆北人為之漢人南人萬中無一二其得為者不過州縣卑秩蓋亦僅有而絕無者也後有納粟獲功二途富者往往以此求進令之初行尚猶與之及後求之者衆亦絕不與南人在都求仕者北人目為臘雞至以相訾詬蓋臘雞為南方饋北人之物也故云及方寇起瀕海豪傑如蒲沂趙

家戴綱司家陳子游等傾家募士為官收捕至兄弟
子姪皆殲於盜手卒不沾一命之及屯膏吝賞至於
此其大盜一招再招官已至極品矣於是上下解體
人不向功其心為盜矣又獲功之官於法非得風憲
體覆牒文不輒命官憲使招捕非得數千緡不與行
遣故有功無錢者往往事從中輟皆抱怨望其后盜
塞寰區控名宣勅遇微功即填給人已不榮之矣嚮
使用於初亂之時豈復有寇如此昌熾何其始之賈
而終之濫耶且功則不與賊則與之刑賞倒施何其
人君私器而專用私人也哉后之有天下者可以監
矣太史公曰存亡在出令信夫

方之初亂有宣數道勅十數道懸以購人立功及有功
亦竟不與可為太息昔漢陳豨反代地高祖即白見
千戶者四人以慰趙父老可謂知用天下之機

徐州盜韓山童叛先是至正庚寅間參議賈魯以當承
平之時無所垂名欲立事功於世首勸脫脫丞相開
河北水田務民屯種脫從之先於大都開田以試之

前後所費凡拾數萬錠及開西山水閘灌水山水迅
暴幾壞都城遂止又勸其造至正交鈔楮幣竊惡用
未久輒腐爛不堪倒換遂與至元寶鈔俱滯不行
物價騰貴及河決南行又勸脫相求夏禹故道開使
北流身專其任瀕河起集丁夫二十六萬餘人朝廷
所降食錢官吏多不盡支河夫多怨韓山童等因挾
詐陰鑿石人止開一眼鑄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
此物一出天下反預當開河道煙之掘者得之遂相
為驚詫而謀亂是時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實縱人物

貧富不均多樂從亂曾不旬月從之者殆數萬人以
趙宋為名韓山童詐稱徽宗九世孫偽詔略曰蘊玉
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貧極江南富誇塞北蓋以
宋廣王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托此說以動搖天
下當時貧者從亂如歸朝廷發師誅之雖即擒獲而
亂階成矣及既定下詔降徐州路為武安州後其黨
毛會田豐杜遵道等復奉其子為主寇掠汴汝淮泗
之間死者成積中原立墟

汝寧盜韓山童男陷汴梁僭稱帝改韓為姓國號宋改

元龍鳳分兵攻掠其下有劉太保者每陷一城以人為糧食人既盡復陷一處故其所過赤地千里大抵山東河北山西兩淮悉為殘破毛會等兵已犯闕王師極力戰守始退敗

蘄州盜徐貞一叛先是瀏陽有彭和尚能為偈頌勸人念彌勒佛號遇夜燃火炬名香念偈拜禮愚民信之其徒遂衆徐本湖南人姿狀龐厚無他長生平以販布為業往來蘄黃間及妖彭衆欲為亂思得其主一日徐於鹽塘水中浴衆見其身上毫光起衆皆驚異

遂立為帝反於蘄春天下響應東南遂大亂湖廣江西江浙三省城池多陷沒開蓮臺省于蘄春然資性寬縱權在群下徒存空名爾后其臣偽漢主陳友諒下兵攻臺謀篡位乃勒死於采石

沔陽盜倪文俊號蠻子聚衆從為亂倪世以漁業居黃州黃陂其生之夕母夢有白虎入室遂生及徐偕號倪為偽相用多槩船疾如風晝夜兼行湖江出人不意故多克捷所至殺害擄威順王諸子妻其妃子庚申帝特降詔招撫然亂端已成俱無所及王諸子竟

爲所殺荆鄂潭岳黃蘄澧六常德寶慶江虔洪吉等
州皆爲所據然驕恣不撫其下后竟爲其下所殺前
夕母復夢白虎死遂遇戮又一二日前有大星落蠻
子舟前蠻子曰又有大官人當吾手中死不知乃自
已應天象也嗚呼區區一盜使之爲亂以禍天下而
亦內符母夢上應乾象豈徒然哉其弟倪文郁同亂
後封長沙王鎮岳州及蠻子誅文郁亦見殺獨季弟
倪七不從亂亦不及禍至今尚居漢川縣畊稼爲業
富於牛田

汝寧餘寇尚熾丞相脫脫命其弟中臺御人大夫野先
不花董師三十萬討之至城下與賊未交鋒即躍馬
先遁汝寧守官某執馬不聽其行即拔佩刀欲斫之
曰我的不是性命遂逸師遂大潰汝寧不守委積軍
資如山率爲盜有脫脫匿其敗反以捷聞既而西臺
以文彈劾脫脫奏臺憲不許建言違者坐罪此則脫
脫欺掩之私也嗟乎命將不於其才惟於其親此其
所以敗也昔楊國忠爲相任單于仲通爲將使征雲
南喪師一十萬房瑄爲相用琴士李廷蘭爲將使拒

安祿山喪師四萬王介甫為相命門客李復圭為將
使攻西夏求洛城喪師亦數萬是皆取非才於親暱
皆由君不知將將不知兵未有不敗其國者也後之
為人君者可不監諸

高郵盜張九四叛至正壬辰年朝廷命脫脫丞相征之
中散其兵兵遂潰張迺陷平江路 先是中原上馬
賊剽掠淮汴間朝齊暮趙朝廷不能制張為鹽場網
司牙僧以公鹽夾帶私鹽並緣為姦利然資性輕財
好施甚得其下之心當時鹽丁苦於官役遂推其為

主作亂朝廷命脫脫討之王師號百萬聲勢甚盛衆
謂其平在晷刻及抵其城下毛葫蘆軍已有登其城
者矣疾其功者曰不得總兵官命令如何輒自先登
已其還及再攻之不下未幾下詔貶脫脫師遂潰叛
乙未張沆海以數千人陷平江路海運遂絕後朝廷
力不能制以詔招之累官至司徒自號成王據有平
江嘉興杭州紹興五路之地

其後天下處處盜起陝西有金花娘子江西有歐道人
山東有田豐襄陽有奔張岳州有潑張安慶有雙刀

趙四川有旻眼子各據州郡此其大者大抵江淮皆屬淮寇湖廣皆屬徐寇惟此兩枝為盛

庚子歲為漢王陳友諒殺其君徐貞一稱帝於采石五聖廟先是徐雖為君權皆在倪鑾子友諒其所部也倪為丞相頗驕恣待其下無恩陳因與其黨龍殺之其黨復謀殺之事泄見殺於是大權悉歸於陳封偽漢王欲舉兵收其黨兵至采石謀稱帝而后下兵遂遣其黨殺徐僭號曰漢改元大義引兵攻臺大敗而歸營江州為都

友諒原沔陽人承平為縣貼書及從為盜弟兄四五人專兵為衛既殺倪殺徐遂謀為帝既敗於建康復棄江州而遁回武昌於是洪虔吉顛袁瑞撫饒皆歸建康壤地益蹙竭力制舟師謀圖報復合兵攻隆興久不下臺兵至合戰番易前后相持者八十餘日大戰者五六死者六七萬人兵既不支欲退出至湖口為流矢所中而卒其下復立其子為帝襲位居武昌改元德壽甚兵攻圍一年不拔潑張以潭岳兵赴援兵敗見執遂俱降國亡重慶盜旻眼子僭號稱帝國號

大夏改元旻先沔陽人瞎一目爲巡司弓兵牌子頭
隨倪巒子爲盜分兵攻四川陷成都殺戮旣盡退居
重慶陳矯徐命使會兵建康旣而憤陳之殺逆竟引
兵歸曰汝能爲帝我豈不能帝耶據有全蜀之地絕
不與陳通居位六年後爲其弟所殺其妻復圖殺其
弟立其子爲帝襲位以其黨戴牌爲冢宰事皆專之
小旻主擁虛名而已辛亥臺兵攻之七月四川破遂
同其母俱降其后母召入宮以海舟送小旻主同德
壽陳少主去高麗然飄飄入于海矣

元朝是時長淮已北尚皆晏然山東則王信陝西則李
思齊隴西則思道太原則王保保汴梁則太子開撫
軍司以總之旣而諸將積不相能至戊申七月共說
王保保欲叛詔削其軍權九月臺兵北行處處皆望
風崩潰曾無一戰王信首以山東降兵竟攻東昌遂
擣京師庚申帝道不三日元京陷直趨山西至澤潞
臺兵稍失利遂至太原王保保不支亦遁西指潼關
李思齊遁旣而妻子被俘亦出降張思等皆降秦隴
悉定頃以皇孫爲崇禮侯庚申帝棄元京出居應昌

府已酉歲都督李保保輕兵襲之時庚申帝已於其
年四月二十又七日以滯下疾崩皇太子獨脫身走
去而皇孫就擒

有掌符寶卽以歷代靈章凡四十餘顆降

上以其不忠禹之山東降有降將百餘名皆樞密院判
之類丞相李善長言其人物魁梧可用

上疑其結黨皆殺之辛亥攻四川平之偽夏旻氏母子
降天下混一

嗚呼治天下之道至公而已爾公則胡越一家私則肝

膽楚越此古聖人所以視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
也元朝自混一以來大抵皆內北國而外中國內北
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閉固拒曲爲防護自以爲得親
䟽之道是以王澤之施少及於南滲漉之恩悉歸於
北故貧極江南富稱塞北見於僞詔之所云也迄今
天祿之廷盡歸於南於此可以見乘除勝復之理也
故自慢藏於方寇誨盜於韓寇獎亂於野先敗事於
荅麻而天下之勢十已去七八矣於是山東西河南
北淮左右皆爲寇壤城郭丘墟積骸如山後來雖命

李察率收復河汴不幸輕信降寇爲田豐之所襲殺其子王保保殺田而代領其衆糧廣師驕不相統一宇羅又生內變稱兵犯闕謀易太子譬之羸病之人日以粥藥扶救猶懼不濟况復以峻道毒劑繼之哉縱無外寇尚且喪亡况臺以百萬之兵振之哉其能淹延數歲直至戊申而后失國亦云幸矣

草木子卷之三

草木子卷之三

雜制篇

井田之法非獨爲均田制祿而已蓋所以陰寓設險守國之意故中原平衍設立許多溝澮許多阡陌使車不得方其軌騎不得騁其足故也豈非寓至險於大順之中者乎觀晉郤克欲使齊人盡東其畝以便我車吳玠在蜀於天水軍作地網以阻金兵之騎於此可以驗之也

兵法始於黃帝而井田亦始於黃帝

八陣圖亦出於井田公田即中軍也私田八家即八陣也

曆法斗建天行也建除十二位是也日夜日行也角九二十八宿是也斗

順天而西行日逆天而東轉斗日互行至復會於元分之所以為一歲故曰天周歲終此曆之大綱也

曆自上古黃帝以後莫不隨時考驗以與天合故曆法無數更之弊及秦滅先世之術置閏於歲終古法殫廢矣由漢而下以積年日法為推步之準以至於今夫天運流行而不息欲以一定之法拘之未有久而不差之理差而必改其勢有不得不然者乃命改造

儀象日測月驗以與天合庶永終無弊元詔

漢大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為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植甲子歲首也此揚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唐太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為第二章

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先之期夜半乃是癸卯
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於癸未日午時第五十
八年為第四章首至朔復同於癸亥日卯時第七十
七年至朔又復同於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
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節節者歲
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為一節總二十節名曰一紀計
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於甲子日之先期夜
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
朔同於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初名

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出此
二家之術也

定曆名曰授時取堯典敬授人時之義

自古曆多用一定之法故未久而差由不知天為動物
而歲亦略有差也古曆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
太過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為
近之尚未精密元朝以八十一年而差一度筭已往
減一筭筭將來加一筭始為精密又隨時以儀象
曆代立八尺之表以量日景故表短而晷景短尺寸易

以差元朝立四丈之表於二丈折中開竅以量日景
故表長而身景長尺寸縱有毫抄之差則少矣

元朝立簡儀為負室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下屋
背中間開一員竅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戶而知天運矣
銅漏之外又有燈漏沙漏皆奇製也

玲瓏儀鏤星象於其體就腹中仰以觀之此出色日人
之制也

更有五更更有五點前後多寡相補其數相齊此可以
見古人於小事亦有法也

元熊朋來律論黃鍾流行諸律本無間斷也算法之起
殆因律琯有長短此筭家因律以命術非律以命筭
也猶之方田焉田生五駸豈知我為圭箕弧環律知
五聲豈知我為正變倍半皆筭家命之爾故古之鍾
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始假數以正其度雅樂
之不可與聲音之不可傳也

乘命於律不命於乘吾於筭法亦云又謂空圖九分乃
筭家內周非空中容九方分律有半呂有倍使有半
周倍用變各有倫理凡以羽翼蔡氏之書非求異也

諱法自周以前無之至周公立制人生既冠以字易名
及有爵者死而定謚則固以彌文矣後世遵之其法
愈嚴如始皇名政改正月之正音征至今不改漢呂
后諱雉改雉名野雞人患雉者名野雞疾晉宣帝諱
昭改昭穆爲招穆至唐李賀父名晉肅謂賀不當舉
進士犯其父偏名爲諱昌黎韓文公至爲作辯諱宋
有禮筵名曰大排凡所招親賓則改請其三代名諱
筵中倡優雜戲歌曲皆逐一刊定回避然後呈進及
入人家皆先問父祖諱然後接談與無悞犯歷代諱
法之嚴如此至於元朝起自漢北風俗渾厚質朴並
無所諱君臣往往同名後來雖有諱法之行不過臨
文略缺點畫而已然亦不甚以爲意也初不害其爲
尊以至士大夫間此禮亦不甚講

歷代多崇徽號褒美多至十餘言以上皆後世群臣之
導諛也後世人誰誦之初亦何益如堯舜禹湯無諡
初不害其爲有道之君至周公旦始立諡法諡其父
兄爲文爲武止特一字而已當時諡法之行亦出於
公皆攷行以定名如幽厲無道加諡以惡雖孝子慈

孫百世猶不能改何則以公也及始皇奮其私智一
革謚法謂子不可以議父臣不可以議君直以賢聖
自居何則實出於私已也漢謚尚少亦死而定名至
唐而生加美謚至字最多至爲無謂元朝此等皆絕
而不爲及死而始爲之謚亦止於一二字而已初不
掩其行之善惡是非此亦可以爲法也

自周立謚至諸侯卿大夫皆有之歷世遵行迺其常也
至元朝秦王太師潛行不軌欲要譽於天下以私錢
拾萬錠濟怯憐口站戶之乏庚申帝下詔曰有臣如
此宜極褒嘉加以美稱凡十四字此又古之大臣所
未有也此又殆九錫之漸者乎幸而未幾事敗而隕
此則權臣竊命元朝之變例也

歷代送終之禮至始皇爲甚侈至窮天下之力以崇山
墳至傾天下之財以滿葢鄠至盡後宮之女以殉埋
葬墳土未乾而國立墟矣其他如漢唐宋陵寢埋殉
貨物亦多如漢用即位之年上供錢帛之半其後變
亂多遭發掘形體暴露非徒無益蓋有損焉元朝官
裏用椁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小人合爲棺置遺

體其中加綵漆畢則以黃金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
北園寢之地深埋之則用萬馬躑平俟草青方解嚴
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誌遺跡豈復有發剝暴露之
患哉誠曠古所無之典也夫葬以安遺體遺體既安
多資以殉何益

山呼漢制也自武帝祀嵩岳始舞蹈唐制也自武后賜
宋之問始

嘗讀首陽雜俎書見其記漢禮天子臨朝贊者云天子
為宰相起去則臨軒送之御史大夫大將軍三公之
官皆然尚猶存此等體貌大臣之禮漢遵秦尊君臣
卑之制尚未盡廢後世之待大臣直奴僕爾直牛羊
爾三代之時天子當宁而立以朝群臣未至偃然以
臨其下後世益以陵夷也

歷代累封孔子為至聖文宣王元朝加大成二字於其
上詔詞略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
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百王師表萬世者
也文亦精雅

蟬冠朱衣漢制也幞頭大袍隋制也今用蟬冠朱衣方

心曲領玉珮朱履是華隋而用漢也此則公裳

紗帽圓領唐服也仕者用之中笠襪衫宋服也巾環襪領金服也帽子繫腰元服也方巾團領

明服也庶民用之

朝服一品二品用犀玉帶大團花紫羅袍三品至五品用金帶紫羅袍六品七品用緋袍八品九品用綠袍皆以羅流外授省劄則用檀褐其幘頭皂靴自上至下皆同也

官民皆帶帽其簷或負或前負後方或樓子蓋堯舜之遺制也其髮或辮或打紗練椎庶民則椎髻衣服貴者用渾金線爲納失失或腰線綉通神襪然上下均可服等威不甚辯也

繳蓋授宣者用褐羅授勅者用青羅

北人華靡之服帽則金其頂襖則線其腰靴則鶩其頂元詔信州路龍虎山三十六代張天師朝京錫以金印封留國公主領江南三山符錄道教事真人吳閑閑爲宗師留釐下真人立長春能燒金佐世祖軍國之用以功封以金印主全真教 其外又有白蓮教滿摩

教回回教頭陀教不合不通各自有宗

元太祖起龍朔破大金世祖得襄陽平南宋天下一統
取大易大哉乾元之義國號曰大元取至哉坤元之
義年號曰至元設經陳紀以垂後世立中書省以總
庶務立樞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臺以糾彈百司世
祖嘗言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臂兩
手的此其立臺之旨歷世遵其道不變特國正論謂
之臺綱後世漸徇私情謂非親不舉非讎不彈執此
之論反謂當然而國論遂大不正矣自庚申帝御極

太平王燕帖木兒為相即用其弟買里古思為御史
大夫太平既敗繼用秦王伯顏為相即用其兄子脫
脫為御史大夫幸脫脫聽其言容吳行可之說發其
逆謀秦王貶死遂以功命脫脫為相亦用其弟野先
不花為御史大夫及脫脫見貶荅麻矯詔醜之遂以
荅麻為相即用其弟雪雪為御史大夫當時國事已
去矣嗟乎世祖設是官本以防權姦膠固黨與盤結
之患使之有所防範擊刺以正國勢及其末世省臺
要任廼皆萃於一門殊失養猫捕鼠畜狗防姦之意

幸其才智短拙謀不遠心旋致敗滅嚮使莽徠懿温
之倫君之元之爲元已不追順帝而后宗社爲墟也
元中其臺建于大都西臺建于陝西南臺建于建康其餘
各道設廉訪司隸于三臺每歲巡歷州縣糾察官吏
詢求民瘼

元朝建中臺爲御史大夫者自陳綏山始開科爲狀元
自張起巖始緣山以德業舉起巖以人物舉

元朝一品衙門用三臺金印二品三品用兩臺銀印其
餘大小衙門印雖大小不同皆用銅其印文皆用八

思麻帝師所制蒙古字書惟宣命之寶用玉以玉筋
象文此其異也

元之宣勅皆用紙一品至五品爲宣色以白六品至九
品爲勅色以赤雖異乎古之誥勅用紙綾亦甚簡古
而費約可尚也

元君立另設一帳房極金碧之盛名爲幹耳朶及崩即
架閣起新君立復自作幹耳朶

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帶姑姑衣大袍其次即帶
皮帽姑姑高負二尺許用紅色羅蓋唐金步搖冠之

遺制也

元朝正后皆用雍吉刺氏自太祖與其族帳設誓同取天下世用其女為后猶契丹有國世用蕭氏為后也自正后之下復立兩宮其稱亦曰二宮皇后三宮皇后三日一輪幸即書宣以召之苟有子則為驗遵大金之遺制也與趙宋之法不同宋後宮無三日之制但遇幸者皆內朝之時則所幸者具禮服謝恩掌宮者即書其姓名他日有子以為驗

此人女使必得高麗女孩童家童必得黑斯不如此謂

之不成仕宦元為札刺兒氏太祖與雍吉刺氏同取天下約曰我男長為帝汝女長為后

元朝人死致祭曰燒飯其大祭則燒馬

元世祖既一天下問劉太保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兩處何為最佳劉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淫遂定都燕之計

元分天下為十一省二十三道每州皆為路在內為中書省在外為行中書省按歷代疆理天下三代分天下為九州或十二州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漢分天

下為十三部一百六郡晉分天下為十五道唐十道
宋分天下為四京三十三路此其大略也

元路州縣各立長官曰達魯花赤掌印信以總一府一縣
之治判署則用正官在府則總管在縣則縣尹達魯
花猶華言荷包上壓口榛子也亦由古言總轄之比
元各路立萬戶府各縣立千戶所以壓鎮各處其所部
之軍每歲第遷口糧府縣關支而各道以宣慰司元
帥總之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
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
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天下死囚審
讞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於囹圄自后惟秦王伯顏
出天下囚始一加刑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聞觀
斬戮及見一死人頭輒相驚駭可謂勝殘去殺黎元
在海涵春育之中矣

元惠民有局養濟有院重囚有糧皆仁政也

元自世祖以來凡遇天壽聖節天下郡縣立山棚百戲
迎引大開宴賀至庚申帝當誕日禁天下屠宰不宴

賀慮其多殺以煩民也

元世祖定大興府為大都開平府為上都每年四月迤北
草青則駕幸上都以避暑頒賜於其宗戚馬亦就水
草八月草將枯則駕回大都自后宮裏歲以為常車
駕雖每歲往來於兩都間他無巡狩之事山岳河海
惟遣使致祭別無封神繫縵之禮欲以震耀古今然
亦莫掩其盛也

元西域胡僧八思麻知緯侯佐世祖定天下制蒙古字
書以七音為本特定一代之文封為帝師詔尊之曰

人之下萬人之上西方佛子大元帝師卒葬于京其
墓上天兩寶花令天下郡國皆立帝師殿其制一同

文廟嗚呼謬哉

元朝行移文字其正書則自前而後蒙古書則自後而
前畏吾兒字則橫書別立譯史

樂則郊祀天地祭宗廟祀先聖大朝會用雅樂蓋宋徽
宗所制大晟樂也曲宴用細樂胡樂駕行前部用胡
駕前用清樂大樂其部隊遵依金制駕後用馬軍拷
棓隊其俗有十六天魔舞蓋以珠璣盛飾美女十六

人爲佛菩薩相而舞

惟郊天則脩大駕而用輦其餘巡行兩都多用輶車散樂則立教坊司掌天下伎樂有駕前承應雜戲飛竿走索踢弄箴楸等伎

元世祖中統至元間立鈔法以至元實爲母中統交爲子子母相推而行中統二貫準至元二伯文一貫準至元一伯文行之四五十年中統以費工本多尋不印行獨至元鈔法通行用以權百貨輕重民甚便之至正間丞相脫脫當承平無事入邪臣賈魯之說欲有

所建立以求名於后世別立至正交鈔料旣窳惡易敗難以倒換遂澁滯不行及兵亂國用不足多印鈔以賈兵鈔賤物貴無所於授其法遂廢嗚呼蓋嘗攷之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後世變通不得其術也元之鈔法即周漢之質剏唐之錢引宋之交會金之交鈔當其盛時皆用鈔以權錢及當衰叔財貨不足止廣造楮幣以爲費楮幣不足以權變百貨遂澁而不行職此之由也必也欲立鈔法須使錢貨爲之本如鹽之有引茶之有引引至則茶鹽立得使鈔法如此烏

有不行之患哉當今變法宜於府縣各立錢庫貯錢若干置鈔準錢引之制如張洙四川行交子之比使富室主之引至錢出引出錢入以錢爲母以引爲子子母相權以制天下百貨出之於貨輕之時收之於貨重之日權衡輕重與時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譬之池水所入之溝與所出之溝相等則一池之水動蕩流通而血脉常活也借使所入之溝雖通所出之溝旣塞則水死而不動惟有漲滿浸淫而有溢觴之患矣此其理也當時不知徒知嚴刑驅窮民以必行所以刑愈嚴而鈔愈不行此元之所以卒於無術而亡也

又如富人糶穀以給批行批得穀其批行矣貧人給批以無穀批乃虛文又何以行之哉

元朝止行鈔法而不鑄錢獨至大官裏行至大二等錢當五以蒙古字書小錢以楷書及至正官裏脫脫爲相立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錢值世道變尋亦罷鑄參較改正至今百有餘年略無訛舛其法誠爲不刊之典

元朝至元寶鈔凡十等

壹拾文為半錢

貳拾文為一錢 叁拾文為錢半 伍拾文為二錢半

壹伯文為五錢 貳伯文為一貫 叁伯文為二貫五錢

伍伯文為三貫五錢 壹貫為五兩 貳貫為十兩

伍箇壹貫為半錠 伍箇貳貫為錠

元世祖立監法瀕海州郡立場差官主治差監亭之煮鹽至十月結場住煎及額而止監商於各省府運司買引就各處監場支鹽後監積而不售均派戶口收買令其入錢縣官收市其中貧富不等皆令入錢吏

胥並緣為姦民其苦之嗷然皆言其不便事尋罷復令富商收市嘗攷曆世塩法在夏禹時惟止入貢至齊管仲始煮塩以富國及漢武始立權法為半益之制自是曆代皆踵行之計其利於軍國之貴略於其半唐宋及元因之有加無瘳大抵率由養兵多而資費舊故不能革也

元朝於江西及湖廣立提舉司使之產茶路分賣引照茶以行批驗所驗引無弊即放行至賣處收稅御茶則建寧茶山別造以貢謂之嗽山茶山下有泉一

亢遇造茶則出造茶畢即竭矣比之宋朝蔡京所製
龍鳳團費則約矣民間止用江西末茶各處葉茶
元海運自朱瑄張瑄始歲運江淮米三伯餘萬石以給
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運得便風十數日即抵直沽
交卸朝廷以二人之功立海運萬戶府以官之賜鈔
印聽其自印鈔色比官造加黑印朱加紅富既將國
慮其為變以法誅之而海運自右歲以為常及張九
四據有浙西而海道又有方國瑛運道遂梗而國已
不國矣

傳命陸有馬站水有水站州縣凡十里立一舖大事則
遣使馳驛起船馬有劄子小事文書以舖兵傳送
酒法用器燒酒之精液取之名曰哈刺基酒極醲烈其
清如水蓋酒露也每歲於興寧等路造葡萄酒八月
至大行山中辯其真偽真者不冰傾之則流注偽者
雜水即冰凌而腹堅矣其久藏者中有一塊雖極寒
其餘皆冰而此不冰蓋葡萄酒之精液也飲之則令
人透腋而死二三年宿葡萄酒飲之有大毒亦令人
死此皆元朝之法酒古無有也

北人茶飯重開割其所佩小篋刀用鑲鐵定鐵造之價
貴於金實為牟利王公貴人皆佩之

延席則排卓五蔬五菓五按酒置壺瓶臺盞馬盃於別
卓于兩楹之間把盞則三跪謂舉盞至尊者前半跪
退三步執臺全跪俟尊者飲畢起進前接盞又半跪
平交則平禮尊者賜卑者進接盞半跪退三步全跪
飲其尊者從人相齊同跪接盞退盞不敢復還尊者
湯食非五則七割挈設而散酒行無筭

挈設蓋茶飯中之體薦也胡語言挈設上賓則用羊背

皮馬背皮之類其餘賓用前手後手之類或鴛則用
胸於上賓餘賓多寡隨分

北方有詐馬筵席寂其筵之盛也諸王公貴戚子弟競
以衣馬華侈相高

豆腐始於漢淮南王劉安之術也飲茶始於唐陸羽著
為經也糖霜始於宋自蜀遂寧州人貢宣和始蒲萄
酒杏刺吉酒自元朝始

草木子卷之三

一

三



